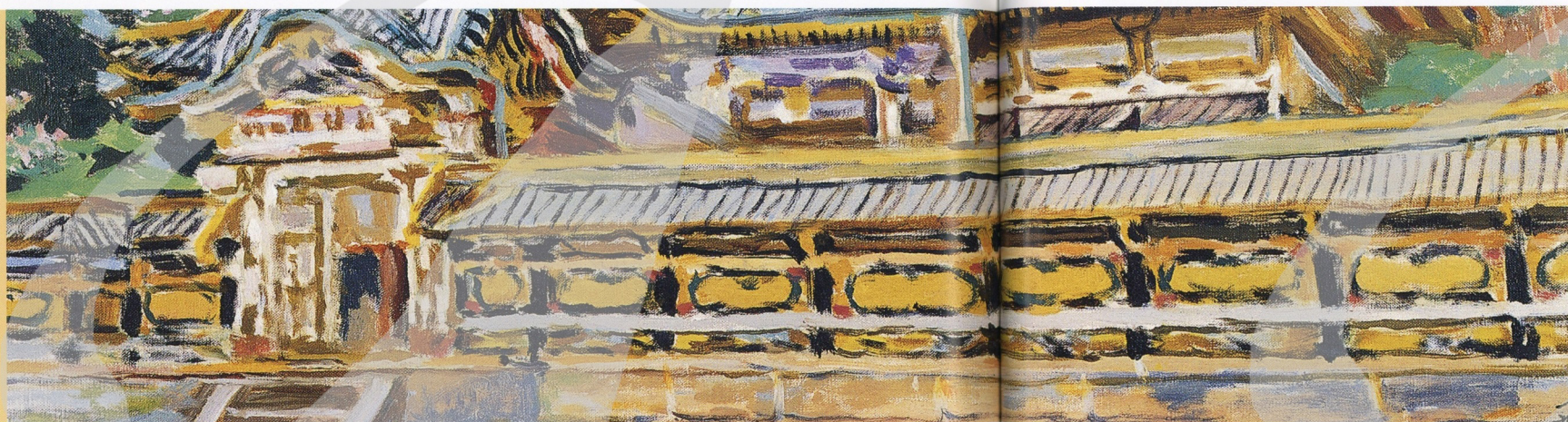


V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愛美一生永不悔



「在漫長的美術生涯中，我所編織的『美』夢，

到底實現了多少，似乎並不重要。

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我始終堅持自己的路程，

探究美的正確方向，能獻身於美術的教育和創作，

並且樂此不疲，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創作泉源的幸福家庭

除了熱愛大自然，以風景寫生為主要創作對象之外，和樂的家庭景物也是陳慧坤的創作源泉。幼年失怙，又接連遭受兩次喪妻之痛，在苦難中養成堅毅、嚴肅、沉默性格的陳慧坤，自從於一九四三年與個性開朗的莊金枝結婚之後，終於徹底擺脫了厄運的糾纏。一九四八年，他以妻子為模特兒，創作了「古美術研究室」（見四十三頁），畫面上人物從容的氣度以及祥和寧靜的氣氛，是他婚姻幸福美滿的自然流露。

●原於小學任教的莊金枝婚後便辭去教職，專心操持家務。在妻子將家中大小事務都照顧得整齊有序的、全然不用操心的環境下，陳慧坤得以心無旁騖地將心力投注在繪畫創作和教學上，尤其是自從一九四七年他轉任師大美術系，全家遷移到台北之後，作畫時間比光復前



陳慧坤全家福（攝於1955年）
左起陳慧坤、長子繼平、妻子莊金枝、長女曉悶、次女郁秀。

在中學任教時充裕多了，每逢課餘或寒暑假時，他便經常一個人到處寫生，台北近郊的人文景觀幾乎都進了他的畫作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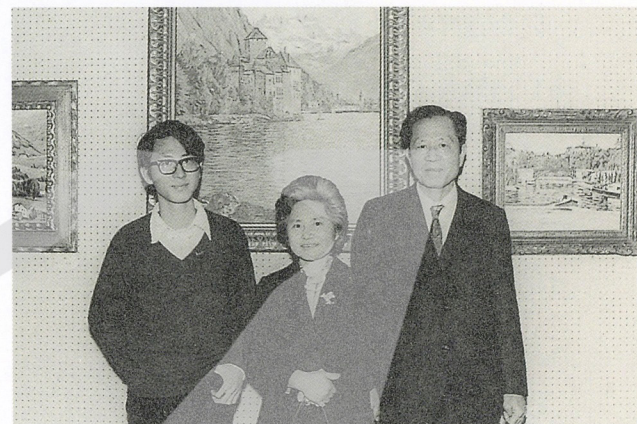
●陳慧坤每次外出作畫，都會事先詳細地對妻子告知他的行程，回家之後還會向妻子一一敘述經過，讓妻子分享他的心得與絲毫未經潤色的作品，因此妻子

莊金枝對於他的每一幅畫作都瞭若指掌。觀畫時，莊金枝偶而也會提出一些建議，陳慧坤也經常能欣然接受。

●一九五二年時，陳慧坤曾經因為上阿里山旅行寫生，偶遇了在玉山氣象臺工作的氣象觀察員，便一時興起想跟隨著前往玉山寫生作畫。由於當時山上聯絡不方便，作畫心切的陳慧坤又不願錯過這個有最佳嚮導的機會，因而未告知妻子便自行前往，專心作畫了四天三夜之久，到了跟家人預告的時間仍未見其返家。心急如焚的莊金枝在見到他終於平安歸來時，卻連一句責怪的話都未出口，因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丈夫對藝術創作的專注與率真的本性，而她也早就學會了要與這樣一個執著專注的人相處，必須擁有極大的耐心及包容心。

●莊金枝說：「外子自律甚謹，除了教書，繪畫可說是他的工作，也是最大的娛樂及消遣，數十年如一日。」

●有一次，莊金枝要求陳慧坤帶她到著



陳慧坤第一次歐遊回國展與妻兒合影（攝於1970年）

名的陽明山遊玩，她滿懷欣喜地帶著尚在襁褓中的女兒，還有尿布、奶瓶……等，一起搭著公車上了陽明山。車子才一到山上，性情耿介的陳慧坤卻只是淡淡地說：「這就是陽明山了！」接著就帶著妻小搭著原班公車返家。這在多數人眼裡都會覺得陳慧坤實在是個不懂得生活情趣的人，甚至認為莊金枝應該要跟他大吵一架，但是瞭解體貼他的妻子，卻只有一笑置之。

●對於身材雖然嬌小、但個性溫柔堅定的妻子，陳慧坤很清楚地知道她是自己背後最強而有力的支柱。雖然妻子將家



少年夫妻老來伴的陳慧坤夫婦（攝影／柯錫杰）

裡打理得相當整齊清潔，全然不用他幫忙，但幾十年來，他還是經常在飯後主動地幫妻子收拾碗筷去清洗。

●他總會藉口說：「人要動才會健康。」但周圍的人都知道那是他含蓄地表達對妻子關愛的方式。只是身為藝術家的他，作畫時固然心細周延，洗起碗來卻鏗鏘鏘鏘，有些湯匙碗筷經常在他洗的時候不翼而飛（或從水槽裡沖走了，或跟廚餘一起被丟進垃圾桶裡），但妻子總是不忍責備，因此即使兩人都已經八、九十歲了，還是經常見到他們在飯

後爭著要去洗碗。

●在妻子莊金枝的心目中認為，陳慧坤的確是一位值得敬佩的老師和畫家。早年所經歷的苦難與命運的無情打擊，讓這個原本熱情如火的人，不再輕易地表露內心的情感，轉而將心力全部投注在默默耕耘他的繪畫天地，因而經常給人個性木訥不善交際的印象。但實際上，若遇著興趣相投者，他也能舉杯把酒，與之晤談甚歡。雖然一直將繪畫當作一生的職志，但他卻從不汲汲於名利上的追求。這樣的精神人格，加上數十

年對妻子由衷的關愛、尊重與信任，是讓她願意為他無怨無悔地付出的主要原因。除了理家教子之外，聰慧能幹又體貼的莊金枝還細心地為陳慧坤保存、整理所有的檔案資料，從畫作、作品幻燈片、日常生活照片、剪報、甚至與朋友學生往來的書信，鉅細靡遺、數十年如一日，未曾間斷過。因此每一次展覽或出書時，都能有相當完備的資料。

●由於年輕時，陳慧坤除了教學之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戶外寫生。因此，除

了早年之外，便鮮少有人物作品出現。一九七六年，他才為頭髮幾乎全白了的妻子畫像，題名為「母親像」，除了因為平日便隨著孩子們稱呼自己的妻子為「媽媽」之外，更是含蓄地道出了對於妻子同時扮演著孩子跟自己的母親角色的感念之情。一九七八年畫了「妻與我」，陳慧坤謹慎細心地經營畫面上的每一個細節，顯現了他對於與妻子數十年深厚情感的珍視。



伉儷情深的陳慧坤夫婦



陳慧坤的每一次個展，莊金枝都細心地將相關資料整理成冊



陳慧坤 母親像 1976 油彩・畫布 130×89.5公分

此幅名為「母親像」的作品，其實是陳慧坤以他平日便跟隨著兒女暱稱為「媽媽」的妻子為模特兒的寫生作品。為了充分表現其妻開朗的個性和高貴的氣質，畫家選擇嚴謹端正的構圖，搭配對比鮮明的色調，透過清晰流暢的筆觸，使整個畫面在穩靜、柔和的氣氛中又顯得活潑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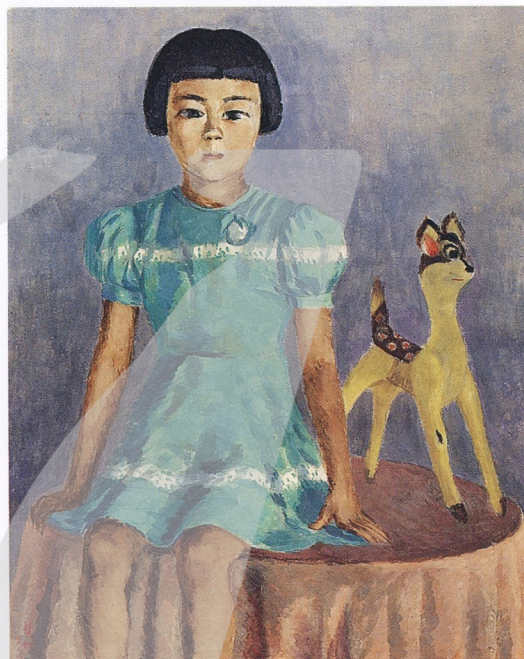
陳慧坤 妻與我 1978 油彩・畫布 130×97公分



陳慧坤 母愛（二） 1949 膠彩・紙 52×39.7公分

●繪畫對陳慧坤而言，就像是他的第二生命。除了四處探尋美景作畫之外，陳慧坤還經常讓妻子煮點家常便飯，邀請大批師大美術系的學生到位於青田街的日式宿舍家裡來共享。而學生們也常覺得光是在學校上課的時間，實在不夠學習，因此也很喜歡到陳慧坤家裡請益。

●「師母對學生的招待非常親切，一會兒茶、一會兒點心，家裡有的沒的，全被我們給吃光了，而師母總是笑嘻嘻地



陳慧坤 郁秀 1956 膠彩・紙 73×69公分

推銷到連最後一顆糖都不剩為止，這也是大家都很『敢』到老師家打攪的主要原因。」許多學生都難忘當時溫馨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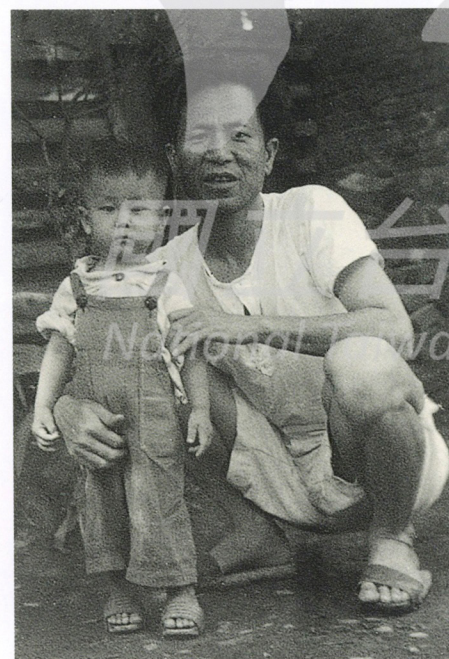
●而當時普遍家庭環境都相當清苦，就連在學校圖書館裡也難看到幾本印刷精美的進口畫冊，因此陳慧坤從國外抱回來的幾本珍藏畫冊，便成為他們飯後的精神點心。而平日不擅言辭的陳慧坤，只要談到與藝術相關的事物，就會像開

了閘門的水庫般，滔滔不絕地將自己的經驗以及感想心得說給學生聽。而每次聚完會之後，他總會要求學琴的女兒彈首曲子給眾人聽，自己則隨著琴聲閉著眼左右搖晃，他的妻子兒女都知道那是他最快樂、最得意的時刻。

●熟識陳慧坤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十分重視家庭溫暖的丈夫與父親。當一九四九年，次女陳郁秀出生時，他既欣喜又惶恐地以懷抱著女兒的妻子為主題，畫

下了「母愛(二)」。一九五一年，陳家添了壯丁，隨著子女的成長，整個家裡也跟著熱鬧起來了。

●表面上，陳慧坤是個嚴肅冷峻的父親，子女們對他都十分地敬畏，但卻都清楚地知道在他嚴肅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其實深藏著濃郁的父愛。而這種含蓄不露言表的父愛，在他為年幼的女兒「郁秀」和兒子「繼平」的畫像中表露無遺。



陳慧坤與兒子繼平（約攝於195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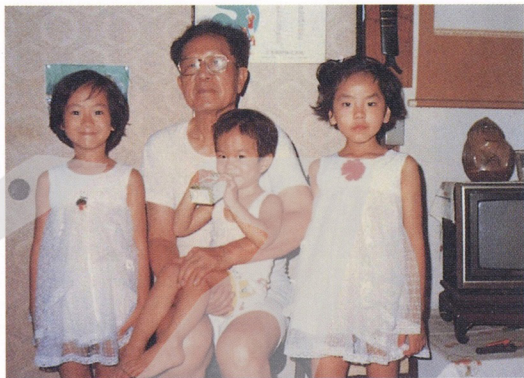


陳慧坤 繼平（一） 1956 膠彩・紙 53×67公分

●儘管外表看來嚴峻、甚至有點冷漠的陳慧坤，對於子女實際上是疼愛有加，因此對於子女的管教工作，往往得由妻子擔任嚴母的角色，而他也向來十分尊重妻子的管教方式與決定，未曾從旁插手干涉。

●他的次女陳郁秀憶起小時候學琴時，由於鋼琴就緊鄰著父親的畫架，所以琴側便立著一大桶的畫筆，每次她稍微偷懶不認真練琴時，她的母親就拿起畫筆「唰！」地一聲打在她的小指頭上，她雖然不敢放聲大哭，但仍然淚水直流，輕聲啜泣，希望父親能伸出援手救救她，但是她的父親只是聚精會神、一筆又一筆地繼續作畫，彷彿什麼也沒發生似的。日後她就知道，求救不是那麼簡單，還是自己多下點功夫吧！

●陳慧坤對於子女的照顧是不分男女，這在當時可以說得上是觀念相當開明，作風新潮的父親。當陳慧坤決定讓還在高一就讀的女兒陳郁秀到巴黎學音樂



陳慧坤與外孫盧佳慧（右一）、盧佳君（左一）及盧佳德的合照（攝於1985年）

時，許多親戚朋友都勸他不要傻了，女孩子以後總是要嫁到別人家的，何必花那麼多錢栽培呢？陳慧坤卻不顧眾人的反對，認為兒子女兒應一視同仁，堅持讓女兒出國深造，而且他認為學藝術要趁早，能到最有藝術氣息的巴黎學習是最理想的，因此即使自己再辛苦，就算是遲早要嫁出去的女兒，也須予以全力栽培。往後的十年，為了供應女兒在巴黎龐大的學費及生活費，陳慧坤必須在各大專院校兼課，忙碌的時候，不包括往返的時間，每個星期得授課四十幾個小時，還寫文章、編撰教科書賺取稿

費，甚至得賣掉一些自己心愛的作品，才能收支平衡。

●有一年暑假，陳慧坤到巴黎探訪女兒，行前問兒子想要什麼禮物，當時兒子因為在電視上看過手風琴彈奏，覺得好像很好玩，便告訴他自己想學手風琴。由法國返家時，陳慧坤果然抱著一個體積龐大的手風琴歸來。

●當子女年幼時，陳慧坤引導著孩子們

自由地作畫，讓他們從學習、愛好美術當中，傳承他對於藝術的摯愛與執著。

然而，在從小跟著他到處寫生學畫的兒子決定選擇機械系就讀時，陳慧坤依然尊重並且支持兒子的選擇。他告訴兒子說：「只要你始終保持對於繪畫的熱愛與興趣，你的人生將會十分豐盈與滿足。」



陳慧坤 小提琴家 1986 油彩・畫布 92×73公分



陳慧坤 吹笛的少女 1985 油彩・畫布 92×65公分
陳慧坤以外孫女盧佳慧為模特兒所畫的作品。



陳慧坤夫婦與外孫女佳慧（後右二）、佳君（後右一）及孫女佳文（前右一）、佳玲（前左二）合影

●隨著兒女的成家立業以及內外孫的誕生，陳慧坤的生活也更多采多姿，不論是內孫、外孫都是他心目中的寶貝。而他的畫作題材也更加豐富了，因為孫子們都成為他最佳的人像模特兒。「吹笛的少女」、「小提琴家」、「含飴弄孫」、「花園和女孩」、「佳玲」……等作品都是以孫子們為對象所畫的作品。

●即使在年近八十時，陳慧坤作畫時仍十分投入，作為他「吹笛的少女」模特兒的外孫女盧佳慧憶起當時陳慧坤全心

全意作畫的情形：「外公太專心致力而完全忽略了模特兒需休息一事，令我大喊吃不消而『罷工』」。

●在他的孫子輩們的印象中，他是個大部分時間都在作畫的老爺爺，而且就算是年幼的晚輩自以為是地給他建議，「他也總是一臉虛心受教的樣子，不斷地點頭附和。」

●在一段幫忙女兒照顧子女、負責陪伴外孫女上下學的日子裡，年近八十、塊頭依然十分高大的陳慧坤，每天衣著整

齊，頭頂著他所謂的「藝術家的呢絨帽」，牽著外孫女來回穿梭於師大路與金華國小之間。

●「若是快要遲到了，外公老是逕自飛奔到教室，好像只要他先到了教室，我的名字就不用被列入遲到的『黑名單』上，而風紀股長也通情達理地看在『爺爺情深』的份上饒了我一次。」他的外孫女甜蜜地回憶著那一段日子。在她心目中外公陳慧坤是個「既頑固又可愛的

人，有時候像我的死黨，有時候像是哥哥，但正經起來又像是嚴父，我們爺孫倆的感情可說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親密關係』！」

●陳慧坤的繪畫生涯之所以能夠如此豐盛又悠遊寫意，除了仰賴他個人豐盛的創作力之外，從賢慧的妻子到滿堂的兒孫所營建的美滿家庭應當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吧！



陳慧坤 花園與女孩 1994 油彩・畫布 91×65公分



陳慧坤 含飴弄孫 1989 油彩・畫布 92×73公分



陳慧坤 佳玲 1997 油彩・畫布 90×60公分

陳慧坤晚近的作品由大山大水的嚴謹寫生，逐漸趨向於恬靜、溫馨的家居生活場景的描寫，孫子們的一顰一笑便經常成為他捕捉的對象。然而，他旺盛的創作熱誠絲毫未曾稍減，運筆構圖沉穩一如往昔，用色也依舊明亮清新。「含飴弄孫」、「佳玲」都是典型的例子。

認真進取的經師、人師

● 又是早晨八點鐘大四的油畫課，也許是因為四年級老油條了，也或許是因為忙著規劃畢業後的生涯，到了大四美術系上午課程的遲到情形就越來越嚴重。許多老師乾脆等到學生睡足了覺，想來上課的時候再上課好了，不過這通常都是等過上午十點鐘之後的事了。唯有油畫課，學生總是不得不將鬧鐘發條上緊，免得上課遲到了。儘管如此，不論學生再怎麼準時，每次上課第一個走進教室的學生總是可以看到陳慧坤教授早就坐在教室窗前，一面等待學生，一邊兒埋首讀書的身影，而課程也總是準時開始。

● 在教學方面，陳慧坤就像是在從事自己的繪畫創作般地認真不懈怠。他總是比學生們更早進入教室，等學生走後才回家，從年輕到老未曾改變，就連退休了之後的兼課日子也是一樣。



陳慧坤於師大任教時留影（約攝於1947年）

● 陳慧坤給學生的第一眼感覺往往是相當嚴肅，甚至會覺得他那高大的身軀、意氣昂然的藝術家神采、以及不怒卻自然地流露著懾人威嚴的表情，真令人敬而生畏。但等到上了幾次課之後，便會慢慢發現他其實是一位教學認真嚴謹，課餘時卻會變得十分慈愛、相當關懷學生的好老師。有時候同事間偶而提起學生晚到的事，他甚至還會笑笑地說：「我們老年人起得早，人家年輕人，白天忙，晚上也忙。」

● 在美術系一年一度化妝晚會上，更可以見到他放下身段與學生同樂，原有的



師大美術系的化妝晚會（前排左起陳銀輝、陳慧坤、廖繼春、馬白水、李石樵）

印象也跟著徹底改變了。也瞭解到在他嚴峻的外表下，其實跳動著的是一顆極為熱情善感的心。

●如同他對自我要求一定要建立「踏實的功夫」般，他也十分認真地指導學生建立繪畫的基本功夫，因為他深知唯有如此才能在藝術的道路上走得較遠較長久。上課時他總是靜靜地巡視學生作畫的過程，到每一個學生的位子上逐一地

指導學生的構圖、造型、明暗調子的掌握，以及用色、用筆的方法，他也從不吝惜於將所學心得與學生分享。

●這一天，課堂中間休息時，陳慧坤回到了自己的研究室不久之後，便手捧著一本四、五公分厚的法文版《塞尚》畫冊，那是他到巴黎旅遊寫生時所購得的塞尚全集。

●「哇！這是#*&^……！」打開書本



陳慧坤與美術系師生出外郊遊，載歌載舞的天真神態

時，學生們開始發出不可思議的驚嘆聲，彼此之間也隨之吱吱喳喳地討論著。

●「老師，這是法文嗎？您會讀法文？！」一個學生終於忍不住發問了。「老師，這些單字都是您自己查的嗎？註解也都是您寫的嗎？」另一個學生跟著問，因為那是一本字體很小，又密密

麻麻地佈滿文字的畫冊，但是從書本的第一頁開始到結尾，每一頁的空白處都加滿了字跡細膩工整的註解，足見他每一個字都仔細閱讀過了。學生心想，那要是換成自己，恐怕頂多讀了三頁就放棄了。

●「老師曾經很認真地學過一些，不過法文真的很難，我並不能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都看懂。」陳慧坤很謙遜地回答著：「還好我的小女兒是法國留學的，只是她學的是音樂不是美術。為了精確地瞭解每一個句子的意義，我只好自己先看一遍，遇到不懂得的單字就查

字典，並用鉛筆將字義註解在字裡行間的空白處，再讓我女兒利用空閒時陪我再閱讀一次，並為我解釋整句或整段文字的意義。」

●除了平日對於創作的執著，以及對於美術教育的認真投入之外，陳慧坤對於各種知識的追求也是奮力不懈的。從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日文教育的他，就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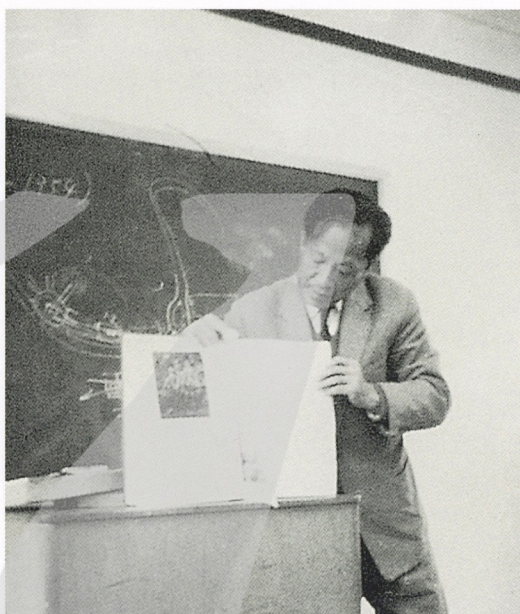
家裡翻閱書報雜誌，也都是一本國語字典在側，甚至到了八、九十歲了，還是手持放大鏡，殷勤地在字裡行間加滿了注音及註解。他也經常勉勵學生要不斷的學習與研讀求進步，並以自身的舉止及生活態度，作為學生的榜樣。

●陳慧坤繼而舉了許多圖片為例，解釋他所吸收消化的塞尚藝術論的精華，以及如何將所學應用在自己的創作上。

●平日不多作無謂言語的陳慧坤，每次談論到美術，立刻會變得神采飛揚、意氣風發，雖然沒有滔滔的辯才與華麗的言論，但由他臉上自然散發出來的光與熱，便深深吸引著周圍的每一個人。而學生都為他毫不吝惜地將自己長期努力



陳慧坤於個展上講述作品的神情



課堂上的陳慧坤

研究的心得，如此慷慨地傾囊相授感到敬佩，也為他鍥而不捨的精神感到由衷的讚嘆。頓時在他周圍開始發出許多自我反省的心聲……。

●「我想自己應該用功一點兒……。」
「當老師的都還是這麼認真，我們作學生的真是應該好好自我檢討了……。」

●聽了老師陳慧坤對於如何運用平日的積蓄到各地旅行、觀摩、作畫，尤其當他提到了巴黎的形形色色時，就彷彿帶領了學生一起神遊了一趟歐洲的藝術殿



陳慧坤擔任雕塑家楊英風的模特兒

堂，也激發了學生們開創藝術天地的理想與抱負。

●陳慧坤繼而感慨地表示：「教學三、四十年，所教過的班級、學生無數，但是學校畢業之後，能夠在藝術的行列裡持續奮鬥的所剩無幾，包括許多在校相當優秀的學生在內，許多人都轉行到其他比較能夠賺錢謀生存的行業，例如經商、或繼承家族事業……。平均每個班級能有兩個人持續在創作的崗位上奮鬥，就算是難能可貴了。因此，老師希望你們將來無論遭遇多麼大的阻力，都能盡力期勉自己不要輕易放棄持續創作



陳慧坤 人體速寫
素描課上不只學生忙著作畫，陳慧坤在一旁也沒停筆，留下許多課堂上的速寫畫。

的理想。創作是終生的事業，就算基於現實有所中斷，仍要時時保持企圖心，遇著學習的機會千萬不要放棄，人生是個終身學習努力的道路……。」陳慧坤以自己的學習精神期勉每個學生，這些話自然而然地也在許多學生的內心裡生根茁壯。

●從日治時代的台中商業學校，經過台中第二高等女學校，一直到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美術系，以及曾在多校兼任的經歷，陳慧坤教過國畫、素描、油畫等課程，所培育出來的英才無數。即使一九七七年從師大美術系退休之後，他仍繼續兼了油畫課程十餘年。雖然年紀漸長，又是兼任課程，但他從未因此而態度有所鬆懈。面對每一個班級，他總是秉著以身作則的精神，孜孜不倦地教導學生許多看似基本，卻相當重要的觀念及奮鬥精神。每每遇到需要鼓勵或應該予以格外精神指導的學生，他也總是不厭其煩地給予諄諄教誨。

●「創作的道路是艱辛的，但每一次的成長也都是樂趣無窮的。畢業之後，遇到任何困難，不論是美術專業方面，甚或經濟上的困難，可以隨時和老師聯絡。只要是老師幫得上忙的，絕對會盡力去做的。記住！無論如何，千萬不要放棄創作！」陳慧坤總是以對待自己的精神期勉學生。

●而實際上，陳慧坤對於後學的提攜往



陳慧坤 家禽速寫 鉛筆・紙 35.7×26公分

往也是不遺餘力的，即使對畢了業的學生依舊十分關心，每次學生開畫展，他總會到場鼓勵。而學生們的同學會，他也都會帶著賢慧開朗的妻子一起參加。談笑之間，非但全然沒有高傲之氣，而且興致一起，還會站出來唱歌跳舞，完全忘記了年齡、忘卻了地位、也忘了時間，經常越唱越大聲、越跳越起勁。

●許多陳慧坤教導過的學生提起昔日師生情誼，都非常感念陳老師認真嚴謹的

教導，以及他對待學生的真誠與雅量。他在台中商業學校的學生回憶起當年陳慧坤在台中第二高等女學校教書並同時於中商兼課時的一段插曲。（台中第二高等女學校光復後與台中女中併校，原址現為台中二中。）

●由於當時台中第二高女剛準備創校階段，借用了中商隔壁的新高國小部分設施，因此兩校之間僅隔著一道矮樹籬。在昔日封建教育制度底下，除了男女分校之外，也嚴禁男女學生接近，但總還是會有些男學生看到樹籬外可愛的女學生，便趨前藉口搭訕：「對不起，請問妳一下，繪畫課的陳老師今天有沒有到妳們這裡來，我們班上有課業方面的問題想要請教他。」即使明知道陳慧坤當天在第二高女並沒有課，有的男同學還是敢大膽地拿他當藉口，因為大家都知道，就算有人告狀，以陳慧坤的為人，也會體諒學生而不致於作任何處分的。

●他的長女婿戴文郎憶起一九七二年，



二女婿盧修一陪同陳慧坤於日本旅遊寫生（攝於1975年）

在日本陪伴岳父陳慧坤旅遊寫生時，昔日陳慧坤在台中商業學校所教過的日籍學生都群聚在一起，舉辦同學會歡迎他的到來，甚至熱情地爭相拉扯地要帶他回自己的家裡住。由於日治時代，以統治者身份自居、而難免看不起台籍教師的日本學生，在事隔數十年之後仍能如此尊敬、愛戴著昔日的台籍教師陳慧坤，主要便是因為陳慧坤的愛心教導與在專業知識方面的成就，能夠令他們感動與欽佩。

●受過陳慧坤直接教導的學生都知道，個性純真、剛直不阿、心直口快、毫不虛偽做作的陳老師，不論在畫品或人品上，都是後學者的榜樣，真是典型的「經師」、「人師」。

一九八一年陳慧坤於日本嚴島神社的大鳥居寫生時留影



陳慧坤 嚴島神社的大鳥居 1981 油彩・畫布 79×98公分

畫面結構典雅莊重、用色清澄淡雅，雖是以油畫為媒材，卻具有淡彩水墨的清靈意境。尤其是以圖案化、具強烈裝飾風格的曲線描繪而成的水面倒影，更是超脫了寫實的範疇，而帶有超現實的意味。

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 初春清晨的台北仍然異常的寒冷，雖然躲在溫暖的被窩裡，還是不自覺地翻了個身想將棉被裹緊一點兒。這時候八十一歲的莊金枝才發覺身邊好像少了點什麼似的，伸手往旁邊探了一下，發覺身旁的被窩涼涼的，才知道自己的先生陳慧坤應該是早已經起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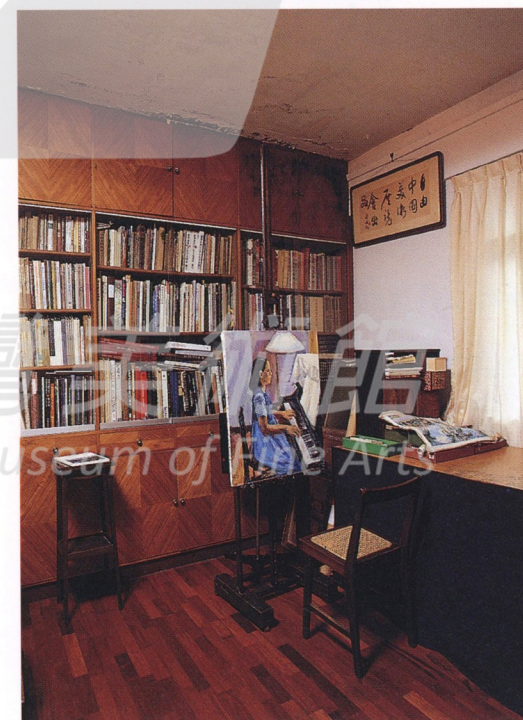
● 「幾點了？」不曉得是天氣不好，還是真的還早，窗外顯然還是一片漆黑，實在很難看出天亮了痕跡。莊金枝只好半閉著仍然疲憊的雙眼伸手摸索床頭櫃上的鬧鐘，勉強張開眼睛看了一下時間，才知道實際上六點鐘還不到。

● 「這麼冷的大清早，爸爸會跑哪裡去了呢？」就像陳慧坤習慣跟著自己的孩子稱他們的母親為「媽媽」，莊金枝也習慣稱自己的丈夫陳慧坤為「爸爸」。

● 「該不會一大早又跑起來畫畫了吧？！」莊金枝心裡猜想著，但也幾乎

立即可以肯定這就是答案了！

● 「他不曉得幾點就起床了？對了！不曉得有沒有加件衣服？」莊金枝很不放心地趕緊從溫暖的被窩中跳了起來。人說春寒料峭還真是沒錯，清晨的空氣即使在室內感覺起來還是相當的冰冷，她立即隨手拿起床頭邊的毛衣外套披在身上，並發覺丈夫的外套還在床邊。



陳慧坤住家內作畫的畫室

畫架上放著陳慧坤尚未完成的作品「佳文」。

●「真是的！」莊金枝拾起陳慧坤的外套走出房門，經過浴室前來到了畫室門口，陳慧坤果然挺著身子坐在畫架前，正聚精會神的拿著鉛筆在畫紙上打草稿。不過這個草稿已經打了第三遍了，紙也換了第三張了，因為前兩張畫紙都才開始上色，原本擺在畫室靜物桌上的水仙花就已經謝了。第一盆謝了的時候，陳慧坤有點兒氣餒，覺得自己動作已經不像以前那麼俐落了，但仍要妻子再去買一盆新的水仙花回來，因為他從不輕言放棄，即使自己現在已經九十三歲了，只要能動決不會放棄畫畫的。

●第二盆買回來之後，陳慧坤發覺花朵的姿態及佈局都和第一盆不同，原先畫了一半的草稿如果擦掉重畫更花時間，於是就拿出新的畫紙重新打稿。這一次，為了掌握花期，於是每天只要體力許可就坐在畫架前面對新的水仙花寫生作畫。

●只是水仙花開得很快很茂密，但是謝



九十歲的陳慧坤於新公園寫生（攝於1996年）

得也很快！第二張雖然較有進展，但也才剛開始上色，一枝枝的花梗都已經不規則地往下彎，花朵們更是低垂地抬不起頭來。但是，還是不能就此放棄，尤其是已經仔細觀察過兩遍了。

●「再試一次！」陳慧坤毫不氣餒地想著。「再買一盆吧！趁著花期仍在，一定要把它畫好。」陳慧坤告訴妻子。

●「好吧！」莊金枝知道，想要阻止自己的先生畫畫那是不可能的。

●於是，畫室的靜物桌上從昨天上午莊金枝出門回來之後，再次靜靜地擺著一盆新買的水仙。「前兩次都來不及畫完，這一次我要每天都很早起就開始



陳慧坤 水仙花（未完成） 1998 膠彩・紙 47×40公分

畫，不管它再怎麼複雜花時間，我一定要把它畫好。」陳慧坤一面畫，一面在內心裡勉勵自己，根本絲毫都沒有感覺到清晨的涼意，更甬提注意到背後所出現的身影。

●「你幾點起床的？畫了多久了？怎麼也不加件衣服？」莊金枝有點生氣地責

備著，並趕緊將毛衣披在陳慧坤身上。看著自己年邁的先生，雙手都已經凍得發紫了還不自覺，莊金枝心裡真可以說是又生氣，又心疼的，而他這樣不顧一切仍要作畫的情形都不知已經發生過多少次了。

●「不知道，昨天晚上整個腦子裡只有這幅畫轉來轉去的，整個晚上都睡不好，乾脆就起來畫畫好了。一起床就直接往這裡走來，也不知道那時候是幾點鐘，應該是六點左右吧！」陳慧坤一面繼續畫，一面回答著。莎士比亞曾說藝術家是織夢的人，這句話用在半夜就起床編織美夢，也不會干擾到旁人安寧的畫家，尤其是此時的陳慧坤身上是再貼切不過了。

●「黑白講！什麼六點，現在都還不到六點呢！」莊金枝看了一眼畫的進度就知道自己的先生應該是還不到四點鐘就起床了，只是怕自己責備他，便瞎說了一個時間搪塞了一下而已。

●「先把毛衣穿好再畫！」莊金枝總覺得自己的先生真是愈老愈像個小孩子一樣，爲了畫畫，連自己身體的冷暖都不自覺，而這把年紀了要是感冒了可怎麼辦？莊金枝清楚地知道責備也沒什麼

用，因為他們之間不曉得爲類似的情形爭執過多少回了，像去年他畫「桔梗」時不也是這樣嗎。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像看小孩子一樣多多留意，別讓他只是執意要和時間競賽，而忘了身體最基本的饑寒與飽暖的感受了！

●像幾次到兒媳和孫子在美國聖路易的家中居住，目的是要讓他多多休息休息，但情形也總是很類似。雖然每次都是選擇在氣候較為舒適宜人的春末夏初或夏末秋初，但美國中部氣候變化多端，有時候十一月初，氣溫便降到攝氏零度左右，湖面都冷得冒出煙來了，陳慧坤還是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持要戴著手套到戶外去寫生。遇到下雨天，則乾脆穿起雨衣，撐起大雨傘畫畫。妻子和兒媳總得擔心他會熱得或凍出病來，可是不讓他出門畫畫，又會見他在家裡坐立難安的樣子。因此，常常爲了顧及他的健康，又提前返回台灣。



陳慧坤 桔梗 1997 膠彩・紙 55×44公分

如同水仙花，畫家在描繪這幅「桔梗」的過程中，瓶中的鮮花也不知更換過多少次之後才完成。儘管如此，畫家不屈不撓的韌性與精神卻在看似單純的畫面中表露無遺。鑲著紫邊的桔梗花在黃色壁面襯托之下，益顯出挺拔的生命力；細膩描繪的瓶身，在質感緊密厚實、花紋繁複精緻的深藍色桌布的襯托之下，顯得格外地沉穩紮實。簡淨素雅的設色，以及近乎平塗的手法，更增添了平面化的裝飾趣味。一種不卑不亢、游刃有餘的氣氛自然地散發其中。



九十歲的陳慧坤於美國聖路易植物園內寫生



陳慧坤 聖路易之家 1990 油彩・畫布 45×54公分



陳慧坤 聖路易之秋 1990 油彩・畫布 61×50公分



陳慧坤 聖路易桑莫頓湖畔春色 1993 油彩・畫布 45×54公分

陳慧坤晚近的創作速度雖然減緩，但已臻純熟的筆力及畫藝，使得畫面更為舒朗，完全去除了晦澀之感。畫面上看來近乎撩亂奔放的筆觸，卻充分展現出靜態風景潛藏的生命力，塑造出形體及精神雙方面動靜相宜、收放自如的韌性。

●陳慧坤說：「我的年事越高，越是體認到大自然是一切的根源和最後的歸宿。人同萬物一樣，來自大自然的蘊藏，無窮無盡。無論是畫家、詩人、文學家、音樂家、科學家，只要能潛心在大自然中追尋，一定能得到珍貴的啓示……。」所以他仍然堅持面對實景寫生，不論天候如何，或景物如何易逝，也決不願用照片取代實景。

●「我知道自己能掌握的大自然的真、善、美實在是太有限了。」陳慧坤並不是想和大自然競賽，而是想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在大自然和藝術之間搭建橋樑。從高中時代開始他便常常吟詠朱熹的詩，以自我策勉：「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早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年齡的增長，雖然讓陳慧坤的創作速度減緩，但絲毫未曾降低他的創作熱誠與投入的程度。



陳慧坤立於自畫像前自信的神采（約攝於1986年）

●已經九十五高齡的陳慧坤仍然興致勃勃地計劃著要到處去寫生，甚至有機會還要再去巴黎一趟。

●陳慧坤說：「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神，都徜徉於大自然的山水之間，我不斷地在內心裡揣摩，不斷地在名畫上經營……。」樂而忘憂的他，渾然不覺老之將至！



「在漫長的美術生涯中，我所編織的「美」夢，到底實現了多少，似乎並不重要。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我一直堅持自己的路程，探究美的正確方向，能獻身於美術的教育和創作，並且樂此不疲，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攝影／柯錫杰／攝於2001年）

——陳慧坤